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  
十卷

四部叢刊史部

上海涵芬樓借江南  
圖書館藏明活字本  
景印原書版匡高營  
造尺五寸二分寬三  
寸七分

晏子春秋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九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九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九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九二十章

內篇禠上第五九三十章

內篇禠下第六九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九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九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讐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二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臣相定中書臣天為芳文為備先為牛章為長如此類者多謹頗略揃皆已定臣殺青書可繕寫晏子

名嬰謚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  
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呂節儉力  
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呂正行百姓得呂附  
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呂  
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  
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  
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  
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  
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

之裘駕敝車疲馬盡呂祿給親戚朋友齊人巨  
此重之晏子蓋短齷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  
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  
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呂為一篇又有頗不合  
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  
敢失復呂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  
觀謹第錄臣向昧死上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一

九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

二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

四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

五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夢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呂謝晏子諫第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吕明德晏子諫第

十四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吕禱雨晏子諫第十

五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公阜 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

八

景公遊寒塗不恤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異筮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一

景公將伐宋夢一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

二十二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

三

景公欲誅駭鳥堃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

五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貴賤不薦善逼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巨勇力立于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巨行禮謂之勇誅暴不避彊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巨行其禮義也湯武用兵而不為逆并國而不為貪仁義之理也誅暴不避彊

替罪不避衆勇力之行也古之爲勇力者行禮  
義也今上無仁義之理下無替罪誅暴之行而  
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曰國危匹夫行  
之曰家殘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  
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曰力凌  
轢天下威戮無罪崇尚勇力不顧義理是曰桀  
紂曰滅殷夏曰衰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  
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強行本淫暴貴  
戚不薦善偏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循滅君

之行用此存者嬰未聞有也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毋  
爲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群臣固欲  
君之無禮也力多足呂勝其長勇多足呂弑君  
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曰易  
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群臣力爲政強者  
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呂貴于  
禽獸者呂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不可無也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起  
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  
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  
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  
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于臣曰致無禮之實  
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  
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  
飭法修禮曰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  
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呂通氣合好而  
已矣故男不群樂呂妨事女不群樂呂妨功男  
女群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  
無怨治內無亂行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  
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呂刑罰自防者勸乎爲  
非呂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  
罰失所呂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  
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  
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  
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  
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  
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恤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  
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

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  
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實鄉有數十  
飢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飢餓  
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  
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  
之妾俱足深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  
不亦薄乎故里窮而毋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  
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呂隨百官之吏  
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涵失本而不卹嬰

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  
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趨駕追晏子其家不及  
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駢及之康內公下  
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  
足呂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  
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  
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乃返  
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  
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暮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

之薪撩使足呂畢霖雨令栢巡氓家室不能禦  
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  
者若不用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撤酒馬不食府  
粟狗不食飢肉辟拂謙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  
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鐘新撩萬  
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公然後就  
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  
令歌舞足呂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  
陳人待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

晏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晏子曰君奚故不朝  
對曰君夜發不可呂晏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  
局入歌人虞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  
拘虞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呂新  
樂淫君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呂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夫樂何  
夫必攻哉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  
之政亡而國從之國衰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

歌紂作北里幽厲之聲顧夫淫言鄙而借亡君  
奚輕變夫故哉公曰不幸有社稷之業不擇言  
而出之請受命矣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令三出  
而職計莫之從○一作職計筭之并下士師亦  
同○公怒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公  
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  
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

惡人不能疏夫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  
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民  
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  
王之立愛曰勸善也其立惡曰禁暴也昔者三  
代之興也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故明  
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曰天下治  
平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逸樂順  
于己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  
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

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惰君之衰臣懼君之  
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目覆社稷危宗廟公曰  
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  
三也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  
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目誅賞今  
與左右相悅頌也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吾安能  
為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



寵之臣矯奪于鄙執灑之吏並荷百姓民愁苦  
約病而姦驅尤伏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  
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曰忠臣之常有災  
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  
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避之矣遂鞭而馬出  
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呂至此  
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  
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  
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諛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呂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  
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園中  
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  
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  
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  
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呂萬鍾其足  
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  
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

嬰子說公因悅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呂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耻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

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  
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  
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呂被  
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呂子民彰名致遠親  
隣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  
以禠御夫呂蓄怨與民爲讐之道也詩曰哲夫  
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免成城之求而惟傾城  
之務國之二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  
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傳曰勉之將以而所傳爲子及晏子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其力臣敢不勉乎今有之家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此雜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嬰不敢受命顧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生孺子荼景公變之諸臣

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呂告晏子晏子曰  
不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大立少亂之本  
也夫陽生而長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  
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願君教  
荼呂禮而勿陷于邪導之呂義而勿湛于利長  
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荼廢梁  
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廢長立少不可  
呂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等宗  
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之明

君非不知繁樂也。呂為樂淫則哀非不知立慶也。呂義失則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呂道若夫恃護諛以事君者不足。呂責信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呂資其邪廢少而立長。呂成其利者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呂謝晏子諫第十

景公疥且瘡暮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  
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  
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  
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  
呂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  
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呂祝爲有益乎公  
曰然若呂爲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  
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  
衆口鑠金今自聊抃呂東姑尤呂西者此其人



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  
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  
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  
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  
然刑無罪夏商所呂滅也公曰善解予惑加冠  
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  
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  
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呂管子爲有  
力邑狐與穀呂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

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欵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怒封人祝之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喪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

得罪于君則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  
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  
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  
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呂  
爲邑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呂明真晏子諫第十

四

楚巫微導裔欵呂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  
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

年矣事未大濟者明神未至也請致五帝呂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呂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齋歛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呂明寡人之惠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得厚足呂安世行廣足呂容衆諸侯戴之呂爲君長百姓歸之呂爲父母是故天地四

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真厚行廣配  
天象皆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  
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  
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  
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  
惜夫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歎曰楚巫  
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  
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歎晏  
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

必或受之公信之呂過于內不知出呂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欵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欵于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呂禱雨晏子諫第十五齊大旱逾昔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呂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呂石爲身呂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毋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  
可河伯曰水為國巨魚鱉為民天久不雨泉將  
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  
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  
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  
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貧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將觀于淄上與晏子閒立公喟然歎曰嗚

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虐至今君臣政亂國臣行棄民久矣而聲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學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其方任賢而贊真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臣安是臣民樂其政而世高其真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于真而并于



樂身溺于婦侍而謀因堅乃是已民苦其政而  
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  
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今君臨民若  
寇讐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于衆肆欲  
于民而誅雷于下恐及于身嬰之年老不能待  
于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耳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

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  
笑于旁公刷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  
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  
曰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  
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  
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呂其迭處之  
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不  
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自獨竊  
笑也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  
而毋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召人之沒為善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毋死丁公太  
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  
褐執鋤耨呂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  
作色不說毋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  
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  
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

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公忿然作色不悅毋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愷彗星之出天爲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呂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公

忿然作色不悅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  
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  
孰責寡人哉

景公游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塗睹死齒默然不問晏子諫曰  
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饑者與之食睹疾者與  
之財使令不勞力籍歛不費民先君將遊百姓  
皆悅曰君當幸遊吾鄉乎今君游于寒塗據四  
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歛盡力不能周役民

氓饑寒凍餒死嗚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財  
屈力竭下喪呂親上驕泰奢侈上喪呂親下上  
下交離君臣喪親此三代之所呂衰也今君行  
之嬰懼公族之危呂為異姓之福也公曰然為  
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吾罪大矣于是斂死  
嗚發粟于民據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公三  
月不出游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

堂側陞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惟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今所睹于塗者毋問其鄉所睹于里者毋問其家循國計數毋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

景公異楚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災惑守于虛暮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災惑天罰也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呂當晏子曰虛齊野也且天之下殃固于富疆為善不用出政不行賢人使遠讒人反昌百姓疾怨自為祈祥錄錄疆食進死何傷是呂列舍毋次變星有芒災惑回逆孽星在旁有賢不用安得不亡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可去



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矣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振孤寡而敬老人矣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災惑遷

景公將伐宋夢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

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嘗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

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蓍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間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呂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呂鬢允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

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允下僂身而下聲公曰  
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  
下之盛君也不宜毋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  
湯伊尹怒請散師呂平宋景公不用終代宋晏  
子公曰伐喪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呂續蓄  
進師呂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  
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  
伐宋

景公從畋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皆曰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

國家之有餘不足聘手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毋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怒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不知也臣聞賞毋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霍

兩者先王之禁也。曰：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後，弛鳥獸之禁，毋曰苛民也。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呂屬獄。」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死臣爲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  
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或作景公有馬其圉  
人殺之公怒援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其罪而  
死臣請爲君數之今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  
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爾罪有三公使汝養  
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  
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  
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  
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呂屬

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晏子春秋內篇諫上第壹終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page from a traditional East Asian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ruled with a double-line border and contains ten vertical columns of varying widths, designed for recording financial data. The columns are arranged from left to right as follows:

- Column 1 (leftmost): A wide column, typically used for recording the date or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ransaction.
- Column 2: A narrow column, often used for recording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or a specific category.
- Column 3: A wide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the primary amount or value.
- Column 4: A narrow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a secondary amount or a specific detail.
- Column 5: A wide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the total amount or a balance.
- Column 6: A narrow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a specific detail or a sub-total.
- Column 7: A wide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the primary amount or value.
- Column 8: A narrow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a secondary amount or a specific detail.
- Column 9: A wide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the total amount or a balance.
- Column 10 (rightmost): A narrow column, used for recording a specific detail or a sub-total.

The page is otherwise blank, with no text or numbers written in it. On the right edge, there are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that appear to be part of the book's binding or a page number.

晏子春秋內秋篇諫下第二九二十五章

景公籍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

第四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景公爲長康音來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逢蛇虎以為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為臺成文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為履而飾呂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欲以聖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

十四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嘆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

許第二十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

二十一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毋君臣之義晏子諫第

二十四

景公登射思勇力士與之圖晏子諫第二

十五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  
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  
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勅其功乎則嬰有壹

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勅其意乎夫民  
毋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  
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悅曰勅其功則使  
一妄勅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毋所謂能治國  
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  
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  
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  
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  
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

不知也寸之管毋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毋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植木縣之下令曰  
犯槐者刑傷之者死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公  
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其子  
往辭晏子之家託曰負廓之民賤妾請有道于  
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聞之笑  
曰嬰其淫于色乎何為老而見犇雖然是必有  
故令內之女子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恠哉有深  
憂進而問焉曰所憂何也對曰君樹槐縣令犯



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不聞令醉而犯之  
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立政不損祿不  
益刑又不呂私恚害公瀆不為禽獸傷人民不  
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禾苗吾君欲以樹  
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此令行于民而法于國  
矣雖然妾聞之勇士不呂衆疆凌孤獨明惠之  
君不拂是呂行其所欲此譬之猶自治魚鱉者  
也去其腥臊者而已昧墨與人比居庾肆而教  
人危坐今君出令于民苟可瀆于國而善益于

後世則父死亦當矣妾為之收亦宜矣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法妾父妾恐其傷察  
吏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隣國聞之皆謂吾君  
愛樹而賤人其可乎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  
者晏子曰甚矣吾將為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  
歸明日蚤朝而復于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以  
供嗜欲謂之暴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刑  
殺不辜謂之賊此三者守國之大殃今君窮民  
財力以羨餽食之具繁鍾鼓之樂極宮室之觀

行暴之大者崇玩好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  
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  
槐者死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君享國德行未見  
于衆而三辟著于國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  
也公曰微大夫教寡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  
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趣罷守槐之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法出  
犯槐之囚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  
公以車逐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公  
亦聞吾先君丁公乎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  
曲沃勝之止其財出其民公曰自蒞之有與死  
人以出者公恠之令吏視之則其中金與玉焉  
吏請殺其人叔其人丁公曰以兵降城以衆圍  
財不仁且吾聞之人君者寬惠慈衆不身傳誅  
令捨之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之囚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

四

景公令兵搏治當臈冰月之間而寒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為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少為閒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其役殺兵四人今令而殺兵二人是殺師之半也公曰諾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景公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之者鄉有焉國人望晏子晏

子至已復事公廼坐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  
臣請歌之歌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  
太上靡散我若之何歌終喟然歎而流涕公就  
止之曰夫子曷爲至此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  
將速罷之晏子再拜出而不言遂如大臺執朴  
鞭其不務者曰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濕  
君爲壹臺而不速成何爲國人皆曰晏子助天  
爲害晏子歸未至而君出令趣罷役車馳而人  
趨仲尼聞之喟然嘆曰古之善爲人臣者聲名

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入則切磋其君之不善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是呂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

景公為長庖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為長庖

庖舍也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

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乎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風雨之弗殺也太上之靡弊也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公就晏子而止之曰今日夫子為賜而誠于寡人是寡

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為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又為長康之役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塗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公不息乎公曰塗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明君不屈民財者不得其利不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傾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君歸



今君不遵明君之義而循靈王之跡嬰懼君有  
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庠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  
善非夫子者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  
令勿委壞餘財勿叔斬板而去之

景公春夏游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  
起役且游獵奪民農昔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  
吾聞相賢者國治臣忠者主逸吾年幾矣欲  
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子其息矣晏子曰昔文王

不敢盤游于田故國昌而民安楚靈王不廢乾  
溪之役起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將危  
社稷而爲諸侯笑臣聞忠不避死諫不違罪君  
不聽臣臣將遊矣景公曰唯唯將弛罷之未幾  
朝韋罔解役而歸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左右滅葭而席  
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  
獨蹇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陣

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諾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晏子對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今上山

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景公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為鐘是重歛于民民必哀矣夫歛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非所以君國者公乃止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饗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泰呂成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

祀先君而以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紀亂則民失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為履黃金之縶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

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  
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  
二也用財喪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  
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  
為善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  
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  
履不復服也

土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  
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  
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  
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  
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夫冠足呂  
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  
不務于隅眦之削冠屨舄之理身服不雜綵  
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紵衣纁領而王天下  
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

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槽巢窟穴而不惡  
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  
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  
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服之輕重便于身用  
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槽巢者以避風也其不  
爲穴者以避濕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不  
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  
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曰敬  
宮室之美過避潤濕用力甚多用則甚費與民



爲讐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讐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蒲鞞之衣素繡之裳一依而五彩

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  
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  
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不鳥獸  
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  
衣服之麗一衣而五彩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  
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覓  
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  
據裔欵以室之成告寡人是臣竊襲此服與據

為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  
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臣邪公安得知道  
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曰晏不罷  
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侑而不駟可以導眾其  
動作侑順而不逆可曰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  
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駟華不可曰導眾民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  
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景公朝居嚴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嚴居朝則  
害曷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毋言  
下毋言則上毋聞矣下毋言則毋謂之瘖上毋  
聞則吾謂之聾聾瘖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且合  
升豉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緜以成帷幕太  
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夫下者非用一

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悅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陛忿然而作色不悅曰孰為高臺病人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於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今高從之以罪卑亦從以罪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為宮室也足乎以便生不目為奢侈也故節於身謂於民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真行為璿室玉門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為傾宮靈臺卑狹

者有罪高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今君高亦有  
罪卑亦有罪其於夏殷之王民力殫乏矣而不  
免於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亨也公曰善  
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無功又從而怨之  
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  
下再拜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歡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寢而望國公愀然而歡曰使後  
嗣世世有此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

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後子孫享之詩云武王豈  
不事貽厥孫謀曰燕翼子今君處佚息逆政害  
民有日矣而猶出若言不亦甚乎公曰然則後  
世孰將把齊國對曰服牛死夫婦笑非骨肉之  
親也爲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齊國者則其利之  
者耶公曰然何呂易對曰移之以善政今公之  
牛馬老於欄牢不勝服也車蠹於巨戶不勝乘  
也衣裘襦袴朽弊於藏不勝衣也醢醢腐不勝  
沽也酒醴酸不勝飲也府粟鬱而不勝食又厚

藉歛於百姓而不曰分餒民夫藏財而不用凶也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曰分人者百姓必進自分也故君人者與其請於人不如於請已也

景公路寢臺成逢於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

第二十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喪遇晏子於途再拜乎馬前晏子下車挹之曰子何曰命嬰也對曰於何之母死也在地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命合



骨晏子曰嘻難哉雖筮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  
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  
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  
告四方之士曰於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  
諾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埶在路寢當  
如之何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古之及今子  
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人  
君其室宮節不侵生民之居臺榭儉不殘死人  
之墓故未嘗聞諸請葬人主之宮者也今君侈

爲宮室奪人之居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  
愁憂不得安處死者離易不得合骨豐樂侈遊  
兼傲生死非人君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  
非存之道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憂  
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  
君不如詳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昔及  
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  
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  
施於死者無禮詩去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

不許乎逢於何遂塋其母路寢之牖下解衰去  
經布衣滕履玄冠芘武踊而不哭躄而不拜已  
乃涕洟而去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

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虜著于  
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喪聽焉晏子入復曰有  
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請治之公喜  
遽起曰病猶可爲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爲良

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  
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  
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不能治病已歿  
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  
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爲君名而已  
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  
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  
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邇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  
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

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  
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  
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蕩則溺已  
愛失則傷生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  
殮不留生事棺槨衣衾不呂害生養哭泣處哀  
不呂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修哀  
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  
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呂導民從君  
之欲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僂

尸臭而不收謂之陳芻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  
誹而內嬖妾於僂齒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  
識請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  
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而節之仲尼聞之曰  
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曠曠小事之成不若大事  
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晏子之謂  
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公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

我欲豐厚其塋高大其壟晏子曰敢問據之忠  
與愛於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  
司未能我共也則據以其所有共我是以知其  
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  
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毋以事君敢不對  
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之  
不孝妻專其夫謂之不嫉事父之道導親於父  
兄有禮於群臣有惠於百姓有信於諸侯謂之  
忠為子之道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慈惠

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爲妻之道使其衆  
妾皆得歡忻於其夫謂之不嫉今四封之民皆  
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  
之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爲笑耳晏子  
曰君過矣夫厚籍斂不以反民棄貨財而笑左  
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已  
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餼寡不恤而死狗



有棺行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於百姓而權輕於諸侯而乃曰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景公養勇士三人毋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

十四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曰禁暴外可曰威敵上利其功下

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士之力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召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喪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樾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樾是無勇也士衆而樾寡何不計功而食樾矣接一搏猶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樾

而與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  
郤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與與  
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  
鼃御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昔也冶少不能  
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鼃而殺之左操  
驂尾右挈鼃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  
冶視之則大鼃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與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  
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  
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  
槨而節冶專挑而宜亦反其槨挈領而死使者  
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

十五

景公登射晏子脩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勇下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

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  
多則弑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  
之謂也禮者所曰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  
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  
射更席曰為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春秋內篇諫下第二終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二

齊風三十三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昭公二十二年晏子對曰昭公二十二年也

第一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曰不可若不濟國之福

第二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曰不若脩政以待其亂

第三

景公伐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曰謀勝祿

臣第四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曰衰世而諷  
第五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曰干霸王晏子對曰  
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曰成霸業晏子對  
曰不能第七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曰魯後莒先第  
八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曰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舜罪而  
毋求第十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  
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  
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  
能第十三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



十四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

十五

景公問君子所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

六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

十七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

第十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曰不與君  
陷於難第十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曰不與君行  
邪第二十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曰愚君所  
信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如何晏子對曰不與  
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曰文

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古之蒞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曰  
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曰今  
聞公令如寇讐第二十五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曰信順儉節  
第二十六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曰舉之曰語考  
之曰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呂晏子對報曰真第  
二十八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患  
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曰善惡不分第  
三十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曰行也  
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耶晏子對

曰行也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  
境外之不善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  
逆聽質賢者能威諸侯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  
服天下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  
善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復諫  
傲賢者之言不能威諸侯倍仁義而貪名實者  
不能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而公不  
用晏子退而窮處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  
死用兵無休國罷民害甚年百姓大亂而身及

崔氏禍君子曰盡忠不豫交不用不懷祿其晏  
子可謂廉矣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

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  
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  
意驕者困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  
國之福也不惠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  
晏子辯不爲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朞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朞逐群公及慶氏二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曰不若修政待其亂第

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曰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莫足曰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

國安民和然後可曰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  
辟真毋以安國厚藉欵意使令毋以和民真毋  
以安之則危政毋曰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  
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脩政而待其君  
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  
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  
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曰謀勝祿

臣第四



景公伐釐勝之間晏子曰吾欲賞於釐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民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釐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衰世而諷

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呂佞嗜

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  
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喪邪  
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群徒之卒不  
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  
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  
以兵甲不威人臣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真行  
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  
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群  
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

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曰  
兵甲威人以衆強故天下不欲其強災害加於  
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  
威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筴則何若斂曰請卑辭  
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  
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  
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  
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  
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

為役則道在為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真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

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  
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  
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  
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喜公作色不  
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暱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  
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  
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

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真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呂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呂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

義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糾合兄弟，撫存盟州，吳越受令，荆楚懣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惠，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固有什五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愚，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媵羨食，外臣媿羨，祿鰥寡，毋饑色，不呂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節。

取於民而普施之府廩藏倉廩粟上無驕行下  
無諂真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呂吾先  
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  
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  
侯臣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君疏遠賢  
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  
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  
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  
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



也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景公問莒魯孰先三晏子對曰魯後莒先第

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三對曰曰臣觀之也  
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  
武以疾忿急曰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  
能事其上下下不能相叔則政之大體失矣故  
曰臣之觀也莒其先三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  
君臣猶好為義下之妥妥也奄筮寡聞是以上

能其養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叔政之大體存  
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  
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強久矣  
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巨變小國  
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  
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  
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毋  
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  
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藏國人

負携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  
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  
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  
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  
右是也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

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  
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爲器甚潔  
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  
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  
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  
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  
者爲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或作  
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

之所患也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病以常辭罪而  
毋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病甚今吾欲具  
圭璋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朝意者禮可  
以干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干福  
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  
伐毋偏山林節飲食毋多畋漁呂毋偏川澤祝  
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呂神民俱順

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  
室多斬伐呂偁山林羨飲食多畋漁呂偁川澤  
是以鬼神俱然而山川收祿司過薦罪而祝宗  
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  
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伐  
者呂時畋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  
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故隣國忌之百姓  
親之晏子没而後衰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

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  
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  
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喪  
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  
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  
而不責焉爲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  
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  
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

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歛重故民心離市買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藏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宮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敘以度義



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不違民以此謨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己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謨雖成不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

聞義謀之法者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者及義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已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之君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景公問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

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蒞國治民善為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若矣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為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說之旨其行君無以靡曼辯辯定其行毋以毀譽非議定其身如此則不為行旨揚聲不掩欲以榮君故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

視其所不取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  
易退也其下易進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  
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

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爲君身尊民安爲臣事治身榮  
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曰何若對曰爲君節  
養其餘以顧民則君尊而民安爲臣忠信而毋  
踰職業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爲君何行則危

爲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爲君厚藉歛而託之  
爲民進讒諛而託之用賢遠公正而託之不順  
君行此三者則危爲臣比周以求寸踰職業防  
下隱利而求多從君不陳過而求親人臣行此  
三者則廢故明君不以邪觀民守則而不虧立  
灋儀而不犯苟有所求于民而不曰身害之是  
故刑政安於下民心固於上故察士不比周而  
進不爲苟而求言舜陰陽行無內外順則進否  
則退不與上行邪是曰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

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縵密不能廉直學者詘身無呂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戚惡人不能踈者危交游朋友從喪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餒脩道立義大不能

專小不能附者滅此足以觀存亡矣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三者第十

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君行已不順不敢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無不中故朝毋竒辟之服所言毋不義故下毋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之常行者也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曰任賢愛民

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  
政任賢其行愛民其取下節其自養儉在上不  
犯下在治不傲窮從邪害民者有罪進善舉過  
者有賞其政刻上而饒下赦過而救窮不因喜  
己加賞不因怒以加罰不從欲己勞民不脩怒  
而危國上無驕行下無諂德上喪私義下無竊  
權上無朽蠹之藏下無凍餒之民不事驕行而



尚司其民安樂而尚親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

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辟求所于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立于儀灋不犯之呂邪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故下之勸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

之曰實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故下不敢犯其上也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上愛民為瀆下相親為義是曰天下不相遺此明王教民之理也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

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敘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

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僞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效以不與君行

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睹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

權居己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己隱長不  
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  
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愚君所信  
也第二十一

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  
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毋欲以說人嚴其  
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  
爾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

事左右而面示正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曰  
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曰求重工乎取鄙乎予  
歡乎新慢乎故恠乎財薄乎施覩貧窮若不識  
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曰自厚積豐義  
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  
昔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喪  
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  
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

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  
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斂殫百姓四時  
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  
者有賚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  
上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呂卑而不失義  
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聖人之得意  
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百  
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真四皆不失序風雨不

降霍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毋怨業居毋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

王第二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晏子對曰嬰聞之曰邪蒞國以暴和民者危脩道曰要利得求而返邪者弱古者文王修真不曰要利滅暴不以順紂于崇侯之暴

而禮梅伯之醢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真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曰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人不同能而任之曰一事不可責徧成責焉毋已智者有不能給求焉無廢天地有不能贍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適乎左右阿黨



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畧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

公令如寇讐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晏子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貴喪賤親焉大臣無禮焉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國無常灋民喪經紀好辯以爲忠流酒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于罪誅而慢

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德難不足以懷人政  
不足呂惠民賞不足呂勸善刑不足以防非亡  
國之行也今民間公令如寇讐此古離散其民  
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效以信順儉節第

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民親下柰何晏子對曰  
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赦其過任  
大無多責焉使邇臣喪求嬖焉無以嗜欲貧其

家無信讒人傷其心家不外求而足事君不因  
人而進則臣和矣儉於藉歛節于貨財作工不  
歷時使民不盡力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  
澤不專其利領民治民勿使煩亂知其貧富勿  
使凍餒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令諸  
子毋外親謁辟梁丘據無使受報百官節適關  
市省征陂澤不禁冤報者過留獄者諸焉

景公問得贖之道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

以事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  
舉之呂語考之呂事能諭則尚而親之近而勿  
辱呂取人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  
官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  
不法不爲也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呂報以真第

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敘曰臣  
雖不知必務報君呂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

今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  
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患者

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  
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  
君臣異心三患也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  
無信而不忠者是故君臣同欲而百姓無怨也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

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爲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  
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善則百  
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進則善無由  
入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終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曰省  
耕實第一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曰下賢以  
身第二

景公問欲遠桓公之後晏子對曰任非其  
人第三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曰其行水也

第四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九節第五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彊勉爲

上第六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曰節中聽第七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曰內安政

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第

九

景公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曰視

國治亂第十

景公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  
後身第十一

景公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  
曰庇族第十二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  
一心第十三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

謹節聽儉第十四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  
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  
第十六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  
歸田氏第十七

叔向問齊真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  
退忠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曰使

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大賢無擇第二十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曰民爲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敘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  
退不肖第二十四

向叔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  
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曰事君親忠  
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  
幸第二十七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可成行義者晏子

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曰一  
心可曰事百君第二十九

栢常騫問道毋滅身毋廢晏子對曰養世  
君子第三十

景公問何脩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  
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尊  
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

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量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毋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

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  
癯老者七十人振贍之然後歸也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贄以身

第二

景公問於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  
食味方丈好色婁別辟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  
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變俗以政  
下贄以身管仲君之賊者也知其能足以安國  
濟功故迎之于魯郊自御禮之於廟異日君過



于康莊聞甯戚歌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  
塞呂爲大田先君見賢不畱使能不怠是呂內  
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今君聞先君之  
過而不能明其大節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呂任非其人第

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呂逮先君  
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  
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  
公之後者乎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第  
四

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  
其行水也美哉水平清清其濁不無零途其清  
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三其行  
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

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忌爲久是已遯亡也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慶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爲苟進稱事授祿不爲苟得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居賢不肖不亂其序肥利之地不爲私邑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以勉强爲上

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曰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國何如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

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  
下無諱言官無怨治通人不華窮民不怨喜樂  
無羨賞忿怒無羨刑上有禮於士下有恩于民  
地博不兼小兵強不劫弱百姓內安其政外歸  
其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  
莒其先亡乎公曰何故對曰地侵於齊貨謁于

晉是以亡也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

治亂第十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受貺美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已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

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霍刑則可處矣是曰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霍刑則可去矣是曰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曰先民後

身第十一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強勿失之道

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身先施而後誅強不  
暴弱貴不凌賤富不傲貧百姓並進有司不侵  
民和政平不呂威強退人之君不以衆強兼人  
之地其用灋為時禁暴故世不逆其志其用兵  
為衆屏患故民不疾其勞此長保威強勿失之  
道也此者危矣吳王忿然作色不說曰晏子曰  
寡君之事畢矣嬰毋斧鑕之罪請辭而行遂不  
復見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曰



庇秩第十二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君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盖回曲之君也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喪諸侯之憂內無國

家之患不伐功焉。鍤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曰：「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呂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偏適，皆同于君之心者也。搗象國化而爲一心，曾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偏適。」

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  
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呂衰也士者持祿游者  
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芄棫櫟薪之櫛之  
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  
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而內得心之誠是呂不  
迷也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  
聽節儉第十四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曰夫儼然辱臨弊邑竊

甚嘉之寡人受貺請問安國衆民如何晏子對  
曰嬰聞傲大賤小則國危慢聽厚斂則民散事  
大養小安國之器也謹聽節儉衆民之術也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  
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  
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  
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  
曰聞子大夫數矣今廼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

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  
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  
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  
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  
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呂欲聞子大  
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  
不好鍾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飢渴寒暑君之強  
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于難今  
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飢渴寒暑畏禍敬鬼神

君之善足已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

十六

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曰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毋稱焉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曰齊真衰民歸

田氏第十七

晏子聘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對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田氏乎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民而歸於田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鐘四升爲豆各自其四呂登於釜釜十則鐘田氏三量皆登一焉鐘乃巨矣呂家量貸以公量叔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唇蛤弗加於海民叅其力二入於公而衣

食其一公積朽蠹而老小凍餒國都之市履賤而踊貴民人痛疾或燬休之昔者殷人誅殺不當僂民喪時文王慈惠殷衆叔卹喪主是故天下歸之毋私與維真之授今公室驕暴而田氏慈惠其愛人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喪獲民將焉避其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雖吾公室亦季世也鶩不駕卿燕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弊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樂



郤晉原孤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  
依而君曰不悛呂樂惱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  
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曰不悛其  
童久乎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叔向曰人事畢  
矣待天而已矣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  
維羊舌氏在而已肸又嬖子公室無度幸而得  
死豈其獲祀焉

叔向問齊惠衰子若何晏子對曰進不失忠

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曰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曰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

叔向問正士人邪之行如何晏子對曰使下

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不阿私行於國足養而不忌故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爲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目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于君不悖於行是曰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

行也邪人則不然用於上則害民行于下則逆  
上事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  
以正祿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呂臨人夸體貌  
以華世不任於上則輕議不薦于友則好誹故  
用于上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是呂其事君近  
於罪其交友近於患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償  
于刑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是故交通則  
辱生患則危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呂大贊

無擇第二十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呂安國譽厚足呂導民和柔足呂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呂爲行上也潔于治已不飾過以求先不讒諛呂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隋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

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第長鄉  
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呂民  
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  
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  
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窮于  
富利之門畢志于畎畝之業窮通行無常處之  
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窮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  
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  
勞民俞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

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歿以與君能無以勞民  
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  
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  
未嘗自得也

叔向問處亂世其正曲晏子對曰民爲本第

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  
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  
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

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  
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對以愛民

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  
高于愛民行莫厚於樂民又問曰意孰爲下行  
孰爲賤對曰意莫下於刻民行莫賤于害身也  
叔向問嗇吝愛之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

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  
嗇者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  
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富毋金藏貧  
不假貸謂之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  
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謂之愛故夫嗇者君  
子之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  
不肖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

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盜而不苟莊敬而不  
狡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劇行精而不以明污  
齊尚而不以遺罷富貴不傲物貧窮不易行尊  
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曰狂惑  
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爲家傲世  
樂業枯槁爲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  
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正曰則

不可曰正則曲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其曲也  
不失仁義之理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  
不曰傲上華世不以枯槁爲名故道者世之所  
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今曰不事上爲道曰不  
顧家爲行曰枯槁爲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  
危且天之與地而上下有衰矣明王始立而居  
國爲制矣政教錯而民行有倫矣今以不事上  
爲道及天地之衰矣以不顧家爲行倍先聖之  
道矣曰枯槁爲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明上

可曰爲下遭亂世不可曰治亂說若道謂之惑  
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而道義  
未戴焉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

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  
親孝毋悔往行事君忠毋悔往辭和於兄弟信  
於朋友不諂過不責得言不相坐行不相反在  
上治民足曰尊君在下蒞修足曰變人身毋所

咎行無所創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呂可保身晏子對呂不要幸第

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庶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曾子問不諫上不顧民呂成行義者晏子對

呂何呂成也第二十八

曾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  
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晏子對曰察其身毋  
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上昏亂真  
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  
而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其行法士也迺  
夫議上則不取也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  
山谷嬰不識其何呂爲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曰一心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暴強不忠不可已使一人一心可已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曰一心事百君者也

栢常騫問道毋滅身毋廢晏子對以養世君

子第三十

栢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不量其不肖願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

于世隱道危行則不忍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  
何若晏子曰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二瀆裾  
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直易毋諱則速  
傷也新始好利則無敝也且嬰聞養世之君子  
從重不爲進從輕不爲退省行而不伐讓利而  
不夸陳物而勿專見象而勿強道不滅身不廢  
矣



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第四終

